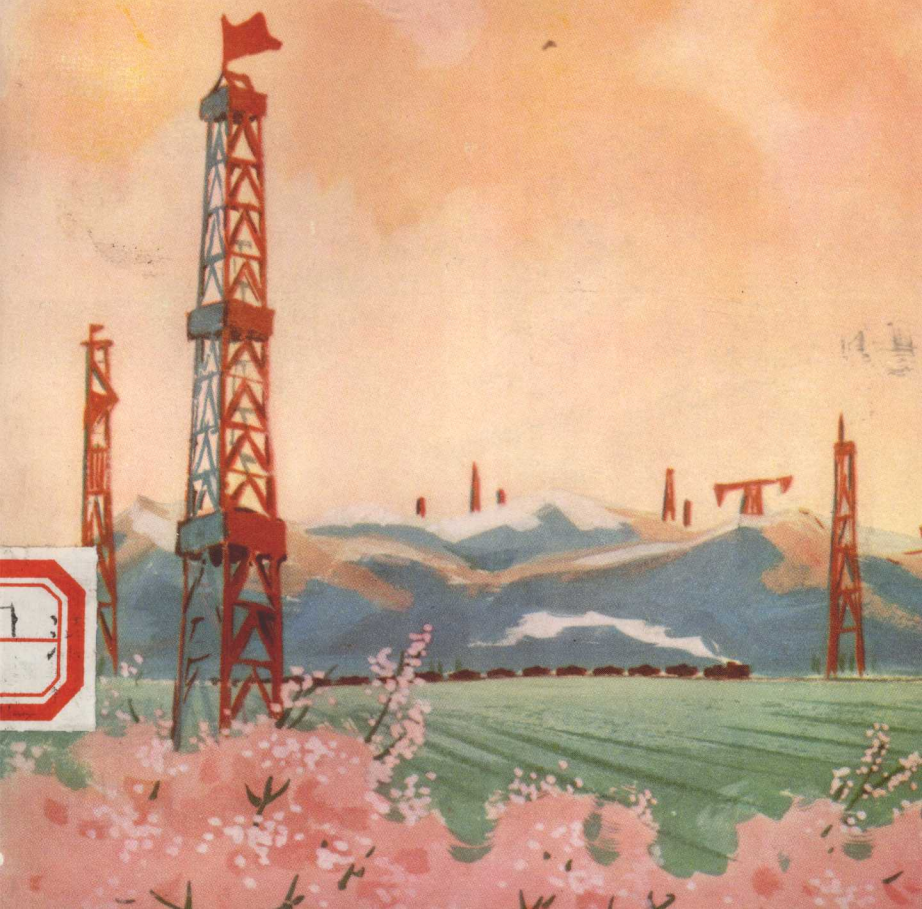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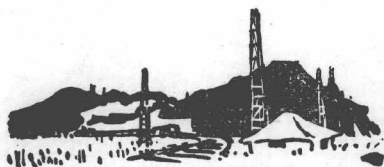


早春油田



油田春早

(短篇小说集)



甘肃人民出版社

油 田 春 早

（短篇小说集）

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

（兰州庆阳路304号）

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 兰州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5 1/4 插页4 字数99千

1973年元月第一版 1973年元月第一次印刷

书号：10096·49 定价：0.42元

目 录

油田春早	(1)
“安全科长”	(11)
油田的女儿	(24)
岗 位	(39)
赤脚医生	(49)
朝霞染塔林	(60)
松青禾壮	(76)
手握得更紧了	(89)
山路上	(98)
铆 钉	(106)
雪海寻宝	(115)
交接班	(125)
源远流长	(137)
新天地	(147)
编 后	

油 田 春 早

凌 立

初春的曙光，照在祁连山下的百里油田，一冬来一场压一场的积雪，化成无数条春溪，在油田的到处嘻嘻哈哈地奔跑着。

于锋带着半腿子泥巴，爬上南岗，擦擦额上的汗，向前后左右放眼望去，几个主要油区尽收眼底，到处人欢机唱，水流气腾，他轻声说：

“今年这春天来得好早！”

他是一九六七年四月支左来到油田的。记得刚来时，这里还是冰封雪冻，使他这个在风雪高原上转战了十来年的人，都感到有点吃劲。谁想这几年，春天来得一年比一年早，不知这是人的感觉，还是由于天气的变化。

停了停，于锋顺着南岗，向一个采油队走去，棉军服的前襟敞开着，随着走动，衣襟一撮一撮的。这位油矿党委副书记的心里，此刻也象这春光大地，春潮翻腾。一周前那次党委扩大会议上的争论，又浮上心头。争论是从支援一个新油田的问题上引起的。大多数同志主张这次还应当象以往那样，胸怀全局，抽调精兵强将前去参战，继续发挥老基地的

作用。对这个问题，当时没人直接提出不同意见，但讨论到抽哪些钻井队，哪些汽车队，以及抽调哪些设备时，矛盾就暴露出来了。首先是分工主管生产的副主任老梁，要大家在支援新油田的问题上，也要考虑本油田的实际困难，他担心地说：“真要象已经提出的那样，人走三分之一，设备走二分之一，我们今年的生产计划还不落空？要知道我们今年的计划比去年又增加了百分之四十多，本来按原力量来说，要完成也是不那么轻松的。我们是丢一头，抓一头，还是两头都顾？要是只抓一头那可以，走多少设备和人，我都没有意见，要两头都顾，就要慎重。”老梁的话音刚落，好几个同志都争着谈论开了。一个同志激动地说：“这两头都重要，决不能顾一头丢一头，对新油田要大力支援，我们自己担负的生产任务也要发动群众，深挖潜力，斤两不少的完成。”一个同志接着说：“我们不妨回忆一下，一九六〇年我们在美帝封锁、苏修破坏下，又遇上了严重的自然灾害，要说困难是够困难的了吧！当时就有人预言，我们不仅无力支援别人，连地处戈壁滩的这老油田也守不住。结果，怎么样呢？我们不但派出王进喜同志那样的精兵强将去参加大庆会战，老油田也获得了发展。这是什么力量？是因为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，是因为有一支攻得上、挺得住的职工队伍。现在经过几年文化大革命，我们这支队伍比过去更强了，只要我们充分发动群众，依靠群众，摆在我们面前的两副重担，都能够挑起来！”会议当时没有匆忙作出决定，提议大家分头到下面去，听听群众的意见。于锋在会后的一周里，徒步跑了

十多个地方，从一支支钻井队跑到一个个选油站，从前线跑到后勤，脚上、身上沾了不少油污泥巴，但他的心里，也象投进了明亮的曙光，奔流着解冻的春水，越来越亮堂了。

于锋踏着春水翻过了南岗，又转了一个弯，迎面出现一个井场，有四、五个人在井口忙碌着，象是在修井。他们那沾了一层原油的工服，在阳光下闪着乌黑的光亮。有一个人操作着一台古里古怪的机器，象没有篷架，没有方向盘的汽车驾驶台，几个操纵杆控制着一盘绞轮，长长的钢丝绳从绞轮上伸出来，串过井架上的滑轮，把井里的油管一根一根地象宝剑出鞘那样提到地面上来。于锋越看越纳闷，哪来的这么个机器？红柳泉采油区对他来说，并不生疏，这里百十条大道小径，哪一条没有他的足迹？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，他对这里的人、油井、设备，就象在部队时熟悉他的战士和武器一样。嗯，什么时候又添了这么个机器？他边想边往井口走，走着走着，他一个个又认出井口的那几个人来，那宽宽的脊背正向着他，弯腰扳管钳的不是老采油工苏海宽吗？另外几个是他的徒弟。这老师傅爱出些新花样，今天搞这么个革新，明天搞那么个革新，莫非他又在搞什么革新？于锋来到井口，苏师傅他们才发现了，停下手里的活，围了上来。苏师傅笑着问：

“今天刮的什么风啊？”

“春风啊！春风已到玉门关嘛！”

说着，笑着，就象老战友们重逢那样，于锋那双手，立刻被几双油手握得黑胡胡的。他也乘势往井口一站，手搭在

几个工人握着的管钳上，象一个熟练的修井工一样，干了起来。在工作间歇里，他问苏师傅：

“苏师傅，你们搞采油的，怎么又修起井来了？”

“你问这个吗？我要先打听一个事情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咱们去新油田参加会战的人和设备啥时候走呢？”

于锋一听苏师傅问的是这个问题，抬头仔细打量了一下这位老工人，想从两鬓如霜，有着深深皱纹的那张脸上，看出他对支援新油田的态度来。老工人脸上，红通通的，有一股难以抑制的喜悦，从那跳动着的皱纹中间闪露出来。于锋看着，对老工人的心思猜了个八九分，但他故意反问：

“上新油田主要是钻井和运输，和你们采油关系不大，你管它干啥？”

那老师傅并不是那么容易上当的人，他也故意说：

“噢，是这样！”

说着，说着，两个人同时哈哈大笑起来。笑了一阵，苏师傅说：

“你别给我们卖关子了，上新油田的事，我们都操心得很。我站在这祁连山，好象就看见新油田正向我们老油田招手哩！到底我们的人和设备啥时候走啊？”

“走是要走，人走多少，设备走多少，还没有取得统一意见。我们还有些同志在担心，走多了，我们老油田的任务拿不下来，说是多少年来就象割韭菜一样，人走了一茬又一茬，设备抽了一批又一批，这次再象以往那样，我们老油田

就够呛。”

“新油田要快上大上，留下的困难我们能够克服。你看，我们这不是已经在做这个工作吗？我们知道上新油田大部分钻机要走，钻机走了我们老油田不再打井吗，哪不成，还要打。拿啥打呢？我们寻思，抽一些修井设备去打井。可是这样一来，井有了毛病就没设备修了，所以我们就革新了个土绞车，采油工自己来修井。你们在矿上开会，我们就动手搞土绞车，说真的，为了让这个土绞车早日上井，我们好几天都没有合眼了。”

于锋听着老工人的话，心里泛起一个又一个热浪，不由心里自语：这是些什么人啊？他们的心胸比无边无际的大戈壁还辽阔，他们的肩膀比巍然屹立的祁连山还高厚。

油管起完以后，苏师傅招呼大家到采油值班房里去吃自带的中午饭。小伙子们噼里啪啦在头前走了，于锋和苏师傅慢慢地一边走一边攀谈，来到一个小山包上，两人索性停住脚谈起来。于锋问：

“苏师傅，你为祖国一个又一个开发着新油田，送走了不少徒弟吧？”

苏师傅没有立刻回答，他转身向油田远处眺望，半晌默然无语，忽然感慨地说：

“要说多，也说不上，不过到处都有，凡是出石油的地方，都有呵。我过去搞钻井，后来上了年纪，领导劝我来干采油，大的事情干不了，我就多带几个徒弟吧！”

“难道这不是大事情？你们这些老工人为祖国石油事业

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接班人，这还不算大事情吗？今后你们还要继续培养路线斗争觉悟高、技术熟练的新生力量，这是革命的需要，就象你刚才说的，全国有多少新油田的眼睛望着我们老基地啊！”

这时，从祁连山的峰巅，飞来几只山鹰，领头的那只老鹰长鸣一声，一齐腾空而去。

苏师傅望着，又对身旁的党委副书记感慨地说：

“前些日子，我还和咱们一个老伙计辩了一场，他说，眼看咱们又一批翅膀刚刚长硬的小鹰，将要飞走，真有些舍不得啊！我说，咱们培养徒弟是为了啥呀？单是为了身旁有人代替我们的工作吗？我们还要想得更远。当我送一批一批徒弟上火车，想到这也算我为祖国石油事业的发展出了一分力，我心里多滋润啊！”

“是啊，我们的心里不能光装个玉门，要让一个玉门变成许许多多玉门。要不，就是祁连山底下都是石油，也满足不了全国的需要。当然我们老基地也要发展，不发展怎样去支援别处呢？”

千沟万渠里欢奔的春水，哗哗地汇进了石油河。于锋和老工人踏着春水，向数十米处的那间白粉墙上写着“工业学大庆”的采油值班房走去。

分头走访群众的同志都回来了，党委会议室里充满了腿脚上带来的油泥散发出来的芬芳。大家十分热烈地畅谈着走访的情况。于锋详细地把苏海宽师傅的事情和想法搬到了会上，原先笼罩在一些同志脸上的愁云，被来自群众的这股春

风，吹扫得一干二净。梁副主任拍着脑瓜说：

“我这次下去，真受教育。我看得太近了。为什么？我想了想，一是脑子里还有本位主义，二是没有充分认识群众的力量。深刻，这场教育深刻，会议桌上别人批评我，我想不通，一到下面去，我才服了。”

于锋说：“有没有全局观念，这也是衡量一个共产党员路线觉悟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志，我们可不要小看这个问题。本位主义发展下去，在政治上要导致山头主义，在经济上要变成分散主义，最后势必脱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走到斜路上去。要处理好局部和全局的关系就要很好地读马列的书，很好地学习毛主席著作，还要向群众学习。往往有这种情形，我们还坐在房子里争论，群众连办法都想出来了。”

谈看法，谈方案，会议又开了半天。最后拿出一个支援新油田的初步方案。负责同志们又分头下去征求群众意见，这一方面是向群众交底，同时也算是一次发动。于锋和老梁同路又向苏海宽师傅所在的采油队走来。红柳泉的红柳，在春风里摇摆着紫红色的枝条，远远望去，象一堆堆飘动的篝火。副书记和副主任拨开枝条，漫步走着。他们来到一个山岗上，见苏师傅他们围坐在井旁，议论什么。一见两位领导同志，大家都站了起来，苏师傅呵呵笑着说：

“难怪今天风刮得这么起劲，原来要来贵客！”

“贵客？”于锋笑着说，“一见面就这么批评人吗？我们三天两头往你们这里跑，还把我们当成贵客。好，赶明儿我也干脆来当个采油工！”

井场上一片笑声。

苏师傅问：“你们今天来有什么事？”

老梁说：“我们拟了一个支援新油田的方案，大家来提意见。”

一个青年工人说：“作方案以前，你们就下来问过大伙，现在方案作出来了，执行就成了嘛！”

苏师傅说：“不，我们要看看。领导上这样做，说明心里有群众，我们也更信任领导。”说着，他上前从梁副主任手里接过打印在几页白纸上的方案，大家就头挨头地看起来。那老师傅手摸着刮得光光的下巴，看着，不断满意地点着头。一项一项的看完了，没提出什么大的意见。

老梁问：“有什么意见，都抖出来啊！”

青年工人们七嘴八舌地说：“没啥意见，这一下钻井队大部分要走，运输力量要走一半，机修方面人走棒的，设备走好的，留下来的人可要好好大干一番，咱们就和走的人来一个对手赛吧！”

于锋注意到苏师傅象在思考什么，便问：

“苏师傅，你看还有啥？”

“昨天晚上，何光去看我，他过去给我当过徒弟，现在当了司钻。他说他这次可能上新油田，小伙子高兴得很。可是我发现在他的高兴里头有些不对头的东西。他说，‘这次可好了，到那个新油田离自己家就近多了。’抱着离自己家门近一点的想法去新油田，能搞好会战吗？当年王进喜去大庆会战，把行李往临时住的老乡家里一扔，直到井架立起来，

油井开钻，他的铺盖卷卷还没打开。没有那样的思想，能搞好会战吗？我就和小何谈了半晚上。从小何这里，我想到走的人里有这种思想的可能还不是一个、两个，走以前应当抓一抓，我们送出去的应当个个都象当年的铁人，不应当让带着不正确的思想去。”

“你想得好，这是个要紧问题。”于锋说，“我们把走的人集合起来，办几天学习班，就请你这位铁人的师傅来讲讲当年王进喜同志怎样离开玉门去大庆，到了大庆又怎样干的，好吗？”

“行啊，你办学习班，不请我也要去。他们走的时候，多给带上些备用料，我们老基地究竟还是有潜力可挖，新油田可就不同了。”

“苏师傅，你比送姑娘出嫁还想得周到啊！”

“应当想得周到些嘛！”

他俩正说话，老梁插进来问：“你们这绞车试用得怎么样？”

苏师傅说：“还真能顶部通井机用哩，不过今天出了点故障，大家正在想办法排除。”

“你们怎么不让通井机来修这口井？油井多躺一天，就要少出不少油哩。”

“通井机已经拉去改装，准备去打调走的钻机没有打完的井。这口井它躺不了，我们一面修理绞车，同时要用人工来修好这口井，我们的人马快要来了！”

正说着，从山坡下传来鼎沸的人声，他们掉头向山坡下

望去，只见黑压压的一群人飞奔而来，大约不下百十个，有男有女，有老有少，连炊事班的那几位老师傅也来了。霎时，井场上摆满了人，苏师傅指挥着大家就象拔河那样排开，一双双手握紧长长的一根钢丝绳。苏师傅手一挥，大家嗨呼嗨呼地向远处拉去，一根油管起上来了，又一根油管起上来了。两位油矿领导也挤在这长蛇阵中，手挨着工人们的手，声和着工人的声，拉着，拉着。

于锋一边拉，一边注意副主任的神情，只见那位老技术干部，脸上挂着汗珠，红通通的，心里仿佛很不平静。他自己心里也很激动，暗暗自语：玉门石油工人，这是一支没有穿军服的战斗队，党指向哪里，他们就打向哪里。想着，把全身力气都使到了那双紧握钢丝绳的手上。

百十个人拧成一股绳在猛干，百十个嗓门发出的劳动号子震天动地，如江河春汛奔腾。油井修好了，原油喷了出来，开放出又一朵春花，他们誓叫这样的春花开遍祖国大地。

“安全科长”

李 子

因为一次没戴安全帽，上了一堂课。就打这儿，我才认识了被大伙称作“安全科长”的马师傅。

那是春上，石油河畔野杏花正开的时节。炼油厂停炉大检修。一年就这么一次，最关键，最紧张，也最热闹。

工地上，人山人海，车水马龙，到处贴着决心书。塔顶红旗在微风中飘拂，喇叭声，叮当声，欢笑声，汇成一曲交响乐。

我跟着王忠信师傅更换炼塔上的一段管线。王师傅让我下塔去找一个两吋闸门，我到塔下找着闸门扛到肩上就走。右脚刚跨上斜梯，突然，右边传来一声——“喂！小伙子。”把我吓了一跳，不由得站住，心里说：粗声粗气的，是叫谁呢。听他再不叫了，我略一镇静，又把左脚跨上第二台阶。

“喂！扛闸门的小伙子。”又是一声，口气比刚才还要硬。

扛闸门的，莫不是叫我吗？我把头向右边一转，离我不远处，站着一个人，正盯着我。

“就是叫你！”他绷着脸对我说。

“啥事？”

“咋不戴安全帽？”

难道这个人就是他吗？我仔细地打量着这个人，回忆着参加检修第一天小李对我说的话。

那天早上，我一走进工房，小李递给我一个铝盔，对我说：“戴上，一起去参加检修。”小李比我早进厂三年，他对我这个新手很关心。

“不是六月天，戴凉帽干啥？”我把铝盔当作海南人戴的那种盔式凉帽了。

“不是凉帽，是安全帽。”小李笑着解释，“检修必须戴安全帽，这是制度。”

“我戴布帽子都嫌箍头，戴这么个铁家伙……我不戴！”

“不行！违反安全制度，让安全科长抓住了，你挨批评是小事，领班还得当众检讨。”

他这一说，我怕了，只好老老实实戴在头上，心想，这个安全科长可够厉害了，我得防着点儿。

我戴着安全帽，一边干活儿，一边注视着周围。一个星期过去了，还没见安全科长的面儿，心里渐渐放宽了。我想，这戴安全帽的制度是多余的，当个工人，提高觉悟，学好技术，用劲干活，完成生产任务就行，至于戴不戴安全帽，那是个人的自由，谁还管得了那么宽，要不，安全科长怎么没来检查一下呢。慢慢的，我把戴安全帽的事就不放在心上了，怎么顺心怎么办，有时取下来挟在胳膊窝里，有时背在脊背上，今早上，索性没有戴。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，偏偏让他看见了。难道他就是安全科长吗？

我仔细端详面前这个人，他身穿工作服，戴一顶铝盔，一张黑红脸，咋看也不象我想象中的“安全科长”。就是年纪大了，前额布满皱纹，鬓角头发有点花白，一双大眼睛，睁得圆圆的，深沉地看着我。

好面熟啊，我一边看着，一边回忆在哪儿见过他。噢，我想起来了，他不就是常往检修工地送材料的那个老师傅吗？每天都见他在工地上走来走去，一会儿肩上背条毛毡，听说那是消防用的；一会儿，怀里抱一叠铝盔，说是送给兄弟单位支援检修的同志戴的；一会儿，扛着个鲜红的四氯化碳灭火器，是去换药剂的。

总之，我想他不是“安全科长”，暗自高兴。

“老师傅，不用你费心了，我有安全帽，忘到工房了，下午一定戴上。”

“忘了，忘了能行！”

我正要准备上塔，又被他叫住了。

“叫啥名字？”

“江小军。”

“哪个班的？”

“管线二班。”

“你们领班哪？”

“领班……”我慌了，这人怎么和小李说的“安全科长”一样，也要找领班，莫不是他要给“安全科长”汇报么？那可就糟了，进厂三天半，给班上抹黑，以后咋向同志们交待。